

羊卓雍措的高原蓝

□陈建平 文／图

车沿岗巴拉山盘山公路蜿蜒而上，抵达海拔 5000 米的山口观景台时，目光骤然被下方的景致拽住——

羊卓雍措，像一枚被群山捧着的狭长碧玉，静静镶嵌在雪域高原的脉络里。

那抹蓝太过特别，是能浸透骨髓、漂洗灵魂的高原蓝，清透得让传说中的瑶池都失了颜色。

难怪藏语称它“碧玉湖”，更被藏民视作“仙女的浴池”，连名字都裹着三分灵性的温柔。

登上挂满洁白哈达的观景高台，天地的广袤顿时铺展开来。头顶蓝天青得能吸走所有杂念，天际白云似滚滚奔马涌动；四围群山由近及远，从苍黄草甸过渡为灰蓝剪影。

原本苍茫的高原，因这汪碧水添了灵动的魂——壮阔里揉进几分柔软的生机，看得人胸中浊气尽散，只剩满心激荡。

这汪碧湖的诞生，原是亿万年地质轮回的奇迹。4 亿多年前，念青唐古拉山的冰川泥石流阻断河道，先育出一汪外流湖；后来地质构造悄然变迁，湖水慢慢退缩，终成这片面积 638 平方公里的内流湖。它与纳木措、玛旁雍错并称为“西藏三大圣湖”。它是生命的秘境：黑颈鹤舒展羽翼掠过湖面，湖中藏着超过 8 亿公斤高原裸鲤，这些湖色被视作圣物，无人敢去惊扰。

观景台的蓝色横幅“我在羊卓雍措等您”，像温柔的邀约，引得游人络绎不绝。

有人凭栏俯瞰羊湖与雅江峡谷的全景，目光里满是敬畏；有人在服务点挑选经幡与哈达，揣摩如何将心意系进风中。

我在稀薄的空气里慢慢攀上高台，近坡的玛尼堆上，风马旗猎猎飞舞，把藏民的祝愿送向云端；秋日草甸褪去青绿，染成沉稳的苍黄，添了几分肃穆；雅江大峡谷尽头的群山如怒涛起伏，白云间掺着一片淡黑色乌云，在天幕上缓缓舒展，藏着几分苍茫的诗意。

而这片高原的主角，终究还是羊卓雍措。它曲曲折折地在山间延展，倒映着蓝天的澄澈，湖水像被施了魔法般不断变幻着色彩：青蓝是沉静的禅意，蔚蓝是明媚的神性，碧蓝是深邃的信仰，苍蓝是厚重的时光，连浅蓝都裹着几分温柔，一层层浸进心里，让人忘了呼吸。

不远处，一辆越野车的车顶改装成歌台，一位筒装女子站在上面，挥扬手臂放声歌唱：“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相连，呀啦索，那就是青藏高原……”

两位摄影师举着镜头围着她拍视频，记录下与圣湖同框的瞬间。只是这里缺氧，她的音域没能攀上“高原”，那句“呀啦索”便突然坠入羊湖的碧波，成了献给圣湖的诗语。

欣赏羊湖，当然要亲近湖体。岸边的观景台又是另一番模样：空气里没有一丝尘埃，光线洒在湖面，漾开一片片



的风景，从来都离不开人，离不开平凡日子的烟火气，也离不开代代相传的习俗以及深深融入骨血的信仰。藏民们坚信，绕湖一周能积累无量功德。每年都有无数信徒手持转经筒，口中喃喃诵着六字真言，一步一步绕湖而行：短则 60 公里的转湖路，在缺氧的高原上需徒步三四日，每一步都踩在轻飘飘的空气里。更虔诚的人，会绕着 250 公里的湖岸线，一步一喘地用一个月的时光丈量信仰——这份坚持，等同于去拉萨朝圣的功德。若到深秋，往湖区深处走，还能遇见更鲜活的景象。藏民们会在草甸上搭起彩色帐篷，举办“牧人节”：粗犷的歌声随炊烟袅袅升起，青稞酒香混着酥油茶香飘荡，这是对放牧季的神圣告别；笑声与歌声顺着湖风飘远，让圣湖多了几分人间的暖意。

湖区西南的山顶上，桑丁寺静静矗立，其存在与羊卓雍措的神性紧密相融。

藏民们以转山转湖表达对自然的敬畏，将艰辛的凡俗之路，走成为通神的天梯。这不禁引人沉思：世人总爱对着神灵的偶像表达崇拜，可在这片土地上，神灵仿佛就住在高天阔野里——在终年不化的雪山尖上，在澄澈如镜的湖水里，在风马旗飘动的韵律中，更在每个人虔诚的心灵深处。

其实，让大山安然屹立，让湖泊保持清澈，让江河自在奔流，让草木肆意生长，这本就是人类最该守住的真理。

我俯身掬起一捧湖水，清凉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口，仿佛捧起绝美的高原蓝，洗去了心中积压的所有尘埃，洗出了一片澄澈如湖的无垢阳光。

这，大概就是所谓的“漂洗灵魂”吧！

比如(外一首)

□陈渺

一

比如，未完成的诗章只有三句：
一扇门关着
不能不想到外婆和芭蕉
芭蕉收集雨水，外婆收集天井的光

二

比如，怅想起睡梦中的村庄
外婆说假连翘有毒，芙蓉可以煮水
冬至的汤圆要分给乌和离去的人
不敢下河游泳的姑娘不知何时长大

三

比如，笼罩着整条河流的雾气散去
让我们一起游荡吧，在空的巷子 and 空的戏台
许多模糊不清的芬芳
被外婆一一捕捉

四

比如，谈及另一种意义的灵魂：
马匹脱缰，月光落水，延宁街的情侣细水长流
外婆的猪油拌兴化粉必须浇上肉汁
至于我，忠实自己，返璞归真

五

比如，在时间中，时间消失
河道像血液一般流淌的涵江消失
永远镇定和安详的外婆已在天边
我唯一的富足：想起从前

六

49 岁时回望 9 岁
是两个我，拿出契约抱头相认
比如雨滴下坠，坠入尘土
比如时间下坠，恍若隔世

1993 年的旅行

我想不为人知前往武夷山脉
绿皮火车闯过夜幕，1993 年秋天
我注定要记住紫色的星群
在我一生为数寥寥的闪耀中
为我指路的，盛放的，没有尘埃的星群
出现在我目光所及的前方
使我得以投靠。起伏的原野上
我独立哭泣，为一个已经出发的心灵
世人无数次默念的祷告以及
群山静寂之中永恒的自由
1993 年秋天，我写下坚硬的诗
我尚未丰满的身体如新月
关于青春的雷霆、雨季和藏起来的信
一切都在不为人知地生长

风里雨里，山间一座桥

□吴尚青

但凡有水的地方，不管是江河湖海，还是山涧溪流，即便是不起眼的山野村落，只要一桥飞架其间，就显出一种别样的景致。

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，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各式廊桥。遗落仙游山间的菜溪溪边廊桥，初见它，它横跨于溪涧之上，待转身，它已架在我心间。

见过闽浙乡村的一些廊桥，每座廊桥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各自的美。菜溪溪边廊桥，似曾相识，又透着不显山不露水的神秘，同样有属于它的故事和精彩。

菜溪廊桥，位于菜溪乡溪边村，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 年）。廊桥是桥，又不仅仅是桥。它是桥与屋的珠联璧合。它又集亭、台、楼、阁于一体，拥有独特的形制美。

站在廊桥上，脚下踩着两两相错的长条木板，有一种沉稳踏实的安全感。木板间以榫卯相接，铺排成桥身长 31.1 米、宽 4.68 米、跨度 22.7 米的一座木质廊桥。桥墩由 120 块青石垒砌而成，石与石间严丝合缝，构成一个坚固的底座，如同稳健有力的臂膀，托起廊桥的身躯。

廊桥质朴又不失秀美，沉稳又不失灵动。桥面两侧各有一排木椅，木质护栏稳稳地护住木椅。桥檐呈轻缓的人字披，梁柱为粗壮的杉木构筑，桥顶四角飞檐微翘，与传统莆仙民居式的房顶如出一辙。

远处，碧空澄澈，青山如黛。山风清凉如洗，带着淡淡的花木香。倚着木椅，静静地吹吹风，发发呆。廊桥也静静地回应我，报我以沉默。但是，我能感受到它静静流淌的生命气息，一如桥下的溪水。溪水静水流深，不张扬，不喧哗，不仔细看，感觉不到溪水的流动。廊桥，在它苍凉的外表下，潜藏着深邃的情怀。岁月匆匆而过，廊桥脉脉不语，一如既往地容纳溪边悠闲的脚步，匆促的脚步，或如我这般寻寻觅觅的脚步。

溪边廊桥，它在这里静静地挺立，承载过多少的人来人往？它有怎样的前尘往事？曾经经历怎样的沧桑岁月？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，那若隐若现虚化的背景，留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。

中国古代铺路造桥一向被视为善举。当时，溪边廊桥一定也有怀善之人倡议筹建，带头募资善款，动员捐粮捐物，请来能工巧匠，择吉日动土开工。山前屋后的杉木、石块被激活了，它们欣然于有了济苍生、安黎元的用武之地。杉木乐意被砍伐、搬运、烘干、刨削；石块甘愿被切割、打磨、拼接，搭建……一座费时耗力的木拱廊桥，如长虹卧波，凌空飞架于碧波之上。

在偏远的山间建造一座廊桥，需耗费多大的人力和物力，需克服多大的困难，付出怎样的艰辛？透过一块块平整规则的木板，我看到的是一种激情与执着，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。抬头仰望纵横交错的桥顶，感觉有一种气韵在周遭弥漫，那是镌刻在山里人血脉中不屈不挠的气质，是他们与自然环境妥协又融合的一种精神。

跨越廊桥，也就跨越了历史。走近它，似乎走近它的灵魂，能够触摸它的文化内涵，感受一方烟火，重温一场记忆。历史在斑驳的光阴深处造就一方人间秘境。古桥，是世间最长情的地方，浸润时光的静美，牵引人们的眷念，挥洒人生的千般况味。

人生总有猝不及防的风雨伴你前行。夏日，山间天气孩儿脸。有时你走着走着，猝不及防，风雨尾随而来。这时，廊桥可以为你挡风遮雨，免你被凄风冷雨劈头盖脸兜淋一身。



菜溪溪边村廊桥。

在田畴山间劳作，累了，廊桥为你敞开胸怀，给你一处休憩的场所。桥上凉风习习，你汗湿的衣衫不一会儿就干爽了，身心解乏了。寒风凛冽的冬日，廊桥拥你入怀，为你遮风避寒，暖你身心。邻里相处，难免有脸红脖子粗发生口角的时候，不急，家族长辈召集双方到廊桥，横陈利弊，好语相劝，矛盾调停了，纠纷化解了，双方握手言和了。夕阳西下，夜幕降临，桥上清风朗月，俯听溪水叮咚入耳，卧听草虫天籁合奏。茶余饭后，乡人聚集，耳边乡音缭绕，月光光影绰绰，桥面像敷上一层薄薄的光晕，药引子般地催动你的思绪，引发山间岁月静好的情愫。

伫立廊桥上，凉风吹拂，溪水泛波，水纹迂回，绕着桥墩，激起一圈圈的涟漪，似山外暮名而来的我，思绪翩跹，久久停留，不舍离去。幽幽碧水映衬廊桥的身姿，村庄在群山的簇拥中若隐若现，幽静，古朴，给人以遐思。清风牵引一缕乡愁，让我忆起家乡木兰溪畔的童年，同样带着饱满水汽的清新一息，以及相近的烟岚水色。

我用细细的脚步丈量廊桥，将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将时间拉得很慢很慢。一座桥可以很长，也可以很短，一种乡愁却永不磨灭。因为一座桥，从此岸到彼岸，地理上的距离缩短了，人与人、心与心，也随之贴近。因为一座桥，风云变幻，日晒雨淋，人们携手共渡。

溪边耸立两棵 200 多年的古枫树。枫树舒展虬枝绿叶，在空中形成环抱之势，一左一右护卫廊桥。桥畔立有一座祈求天下太平，百姓平安的长兴宫，宫内供奉妈祖娘娘，墙上悬挂黄姓家族的家风家训。宫内石栏旁的墙壁上，一块长方形的红色字框引起我的注意，上面记载南宋末年德化县普均里人苏十万（原名一侯）率南宋军队抗击元军，与张世杰、文天祥一起护拱宋度君臣，一路从临安撤离而英勇就义的事迹。他的壮举与菜溪有何关联，以致后人尊他为苏公尊王，把他置于长兴宫中与妈祖共缅怀？这里，是否也留有少年郑侨的足迹？是否曾有禅师僧侣芒鞋杖杖的行迹经此廊桥通往村外古驿道？

刀光剑影早已暗淡在历史的天空，远去的鼓角争鸣早已被廊桥边的平安祥和替代。千古风流，大浪淘沙，历史总是以扑朔迷离的侧面示人，也给人一种山重水复高深莫测之感。

溪边廊桥，以它独特的风姿，横跨在“百景千姿观不尽”的菜溪溪流山谷间，携带深厚的乡土气息和家国情怀，融入“八闽胜地菜溪先”的青山绿水中。这里有桥，有月，有流水，有古树，有人，有梦，有海峡女神和历史英雄。这里的人们，民风质朴纯善，在与廊桥共度的时光中，弹奏一阙阙与自然和谐、与历史共进退的乐曲，一代又一代，往昔如此，今时如此，未来亦如此。

人生究竟有几回“一去不回”

□杨健民

近日，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热播，收视率一路攀升。该剧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。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沉默的英雄，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忍受着隐蔽战线的极端残酷。有人用“何以致敬沉默的荣耀”为题，指出了他们的信仰，就是“暗夜里不灭的光”。

我注意到电视剧里吴石将军的那句台词：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。”这句台词出自葡萄牙大航海家麦哲伦当年冒险出海的决定。麦哲伦的环球航海旅行经历了不停的风与不息的浪，奋力地遣散着年复一年的寂寞。他只有一个信念：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。”这句话承载着千钧重量，一如麦哲伦的性情——野蛮有时，果敢有时。今天，这句话被用在《沉默的荣耀》的吴石将军身上。对于他，单就这句藏于一念之间的台词，我就足够了。

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——第一个“一去不回”是假设，是疑问；第二个“一去不回”是答案，是决心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记载：燕国的太子丹为了刺杀暴君秦王嬴政（即后来的秦始皇），找到一位武艺高强的武士荆轲。太子丹知道荆轲不可能活着逃出秦国，就穿着白衣到易水边为他饯行。荆轲在朋友高渐离用击筑（古代乐器）的伴奏下，慷慨悲歌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歌罢，荆轲头也不回地踏上征途。果然，他行刺没有成功，被秦王所杀，死在秦廷。后来，人们就用“一去兮不复还”这个成语，指称去了之后不再回来的英雄本色。

人的一生，究竟能有几次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呢？生活有时苍白得比生命还快，该怎么去越过“几度风雨几度春秋”？那年，弘一法师在中秋过后就走到了婆娑世界的尽头。他说他不过是“去去就来”，结果他来了么？没有。他找到一个超升的境界，没人永恒。在杭州孤山之北，有一座“苏曼殊墓遗址”；而在虎跑后山，有一座“弘一大师之塔”，两座塔之间隔着西湖，遥遥相望。曼殊和弘一，两个都是和尚，一个活在审美境界里，性太痴疑，情太浓郁；一个活在宗教境界里，身寄人间，去去就来。弘一的“去去就来”，终究也是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。

想起了陈奕迅那首《孤勇者》的一句歌词：“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”致敬那些“抬头走夜路的人”，传递“实燃”精神，不去宣扬什么空洞的勇敢，而是去歌颂那些在暗处坚守的普通人——这才是我们的本心。

当年，麦哲伦从西班牙出发，行驶三个多月到了南海，周围不见一个岛、一座城。那份错误的地图上，完全没有记录这片海域及其归属，除了指南针，麦哲伦再也没有其他的参考物。食物储备也已近乎山穷水尽。船员们开始吃老鼠。然而，老天爷最终还是成就了他，凭着信仰和力量，在 100 多天的航行中，竟然没有强风，没有大浪，整个世界都风平浪静。于是，麦哲伦给了这片汪洋一个恰当的名字——太平洋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里，吴石将军面对困境和死亡的极端残酷，他没有任何超越式的自我忏悔或自我启悟，因为那样他将无法信仰；同样，他也没有过于自我的狂热，因为那样他将无法信仰他人。在信仰中前进——他抵达了“行动的生命”与“沉思的生命”的根部，这才是他的“无怨无悔”。信仰是什么？信仰不是别的什么，它是力量，是暗夜里不灭的光。吴石用那句“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，不多”，让许多观众泪目，这里的驱动力就是那种信仰的力量。

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——虽然只在一念之间，却要用一生的信仰去践行。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段对话：“信仰是什么？”“你走过大桥吗？”“走过。”“桥上有栏杆吗？”“有。”“你过桥的时候扶栏杆吗？”“不扶。”“那么，栏杆对你来说就没用了？”“当然有用了，没有栏杆护着，掉下去怎么办！”“可是你并没有扶栏杆啊！”“哎，是啊！有栏杆，可我不扶；可是没有，我会害怕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这就是信仰。信仰就是桥上的栏杆，它立在你身边护着你，你不需要握住它，却感到生命有了保障。”

在《沉默的荣耀》里，吴石就是个逆行者，他去宝岛，是去赴死。他相信“有些东西，值得坚持”。很显然，他以“一去不回”的脚步，诠释了一个真正的含义：以我的不归，换你们的归来——这就是信仰的绝响！

《沉默的荣耀》已经落幕，但那些名字没有沉寂，那段历史也没有沉默。

人生究竟有几回“一去不回”呢？“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”——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理念，同时表达了一种人的宽度，当然，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获得弹性的必要的宽度。

语丝画痕



张开双臂、敞开心门，让阳光、空气、雨露拥抱你！



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。 凌霍 作